

船夢載

(香港) 依达



花城出版社

载梦船

〔香港〕伊 达

花城出版社

小莲一连念诵了这篇诗十多遍，尤其是其中的一段，她熟稔得几乎可以由最后的一个字倒念过去，一字不错。

她合上书本，推开窗子。月光洒在天井的兰花上，她轻声念：“纵然梦船，已将爱的希望都载去，仍然忘不了属于你我的那些日子……”

好像是一个女诗人所作的一首诗，她从邻座同学明媚那儿抄来的。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的抄，抄在课本里面。她特别酷爱这一段，念了又念，她喜欢那一艘载了梦的船。

月是全圆的，透在天井里银白的一片。住在这郊外，她的日子就是这样：在街尾的乡村中学上学，还是初中，回来就看书。妈从主人家拿来了一座手提电视机，是黑白的，残旧不堪。

除了看书，做功课，或者在天井里发愣之外，她整天就



对着那架破电视机发呆。

她母亲在一家姓陆的富户做女佣，陆家在桥的那面，屋子建在山坡上。陆家的主人很少住在那里，他们在市区有洋房。

每年陆家的人只来一两次，是来度假时才住在山坡上那幢别墅中的。纵然如此，她妈还得天天到那边去，跟门房园丁一起，打理那间屋子。

小莲有一个姊姊，叫大兰，母亲爱兰花与莲花，于是叫姊姊作大兰，叫她作小莲。

大兰以前也在那间中学念书，高小毕业后，没有再升中学，因为妈需要她在家中料理一切和照顾小莲。大兰照料家务，因为长得漂亮，一次她和小莲到大街的茶楼去喝茶，被茶楼的老板李伯民看中了。之后，李伯民常到家里来，又送东西给妈，又拖姊姊出去约会。

因此没有多久，人人都知道大兰有一个富有的开茶楼男朋友了。

小莲不喜欢李伯民。第一，他秃头；第二，他有金牙；第三，他年纪又比大兰大好多。

小莲还不喜欢他的那张笑脸，那笑脸只要一瞥，就知道所有的笑都是假的。

她们住的只是一间小石屋，是小莲爸留下来的，小莲现在可以听到大兰在浴室内洗澡的水声。

耽在这小屋内过日子，实在有点纳闷，但是除了过这样的日子外，根本没有其他可以发展的事情。

妈不识字，家中又没男人，所以小莲母亲的一切希望，全寄托在大兰身上，希望有一天李伯民会娶了这个大女儿，

当当茶楼老板娘。

大兰头上围了一条毛巾从浴室出来了，坐在椅子上用毛巾擦她濡湿的头发。

“妈怎么还没有回来？”小莲转头问姊姊。

“陆家的主人明天要从市区来了。”大兰边整理头发边说，“大概来度假吧。妈当然要忙着把屋子加倍地清洁了。”

“我们要等妈吃饭吗？”

“她说不用等的，我去开饭，你拿碗筷。”大兰把毛巾重新向头上一束，走进厨房。

她们只弄了两个菜，一个汤，还有一小碟李伯民叫人拿来的腊肠。

“学校里今天怎么样？”大兰问小莲。

“又怎么样，这种学校没出息。”小莲装了个鬼脸，“不过，我今天抄了一首好诗。”

“什么好诗？”

“明媚那里抄来的。”小莲取过书本，打开了，摊在姊姊面前，“你看。”

大兰俯头瞥了一眼，没有什么反应。

“好不好？”小莲追问。

“我看，没什么特别嘛。”

“你真是一点诗情画意的想像力都没有！”小莲指住诗中的一小段，“你看，这首诗把那艘梦船描述得多美！”

“什么梦船？”大兰喝汤，摇头，“我不懂。”

“载梦的船啊！”她嚷。“一只小舟，把梦载走，飘荡在月夜的海面——多诗情画意。”

“你就是这样！”大兰瞪她一眼，“老是什么美啊，诗

意啊……”

“姊姊，你一点诗人的气质都没有！”

“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要做诗人啊！”

“对！”小莲点头，“你只想做茶楼的老板娘！”

“胡说。”

“喂，李伯民今天有没有找你？”

“跟他去看了一场两点半。”大兰耸耸肩，“国语文艺片。我哭起来了，他还笑我。”

“李伯民真丑，又老。讨厌他的秃头，讨厌他的金牙！”小莲口没遮拦地。

“你嘴巴胡说，我告诉妈，她打死你。”大兰生气得很。

“姊姊，你爱李伯民吗？”小莲闪着双眼。“你不认为他又老又丑么？”

“我开始的时候，是觉得他又老又丑。但是……时间久了，觉得他对我好……外貌也就无所谓了。不过他的脾气古怪，头脑好古老……好封建。”

“你想做他老婆吗？”

“他有很多钱，有一次他给我看他藏着的古玩和珠宝，就是一块汉玉，十多万哩。”大兰压低声音说，又比着手势，

“还有这么大的珍珠，不是养珠，是真真的蚌珠。”

“那么你嫁了过去，一定不愁没福享了。”

“我在等他开口。”

“开什么口？”

大兰瞪妹妹一眼：“开口求婚呵，我想快了。”

小莲打了一个冷颤，作怪地说：“真不能想像，你结婚

那天，跟他洞房，哎……好像拍恐怖片啊……”

“小鬼！你说话越来越不成样了！待会一定告诉妈，打死你！”大兰又是那句“告诉妈，打死你”。

吃了饭，她们洗碗。大兰洗，小莲抹。

那个时候，小莲在想：“我如果要结婚，非要白马王子不可。高硕、英俊、温柔、体贴……像电影的男主角，像小说中的情人……”

揩好碗，小莲对着那架残破的电视机发呆。她把电视机扭来扭去，转了好几个电台，都是转播足球，小莲把电视机关了。

“姊姊，我们到海边去钓鱼。”蓦地，小莲建议。

“天都黑了，还到海边去？”

“去一会儿嘛，我们马上回来。”小莲兴高采烈地嚷。

“我去拿电筒，鱼丝！”

“妈回来准会骂死我们！”大兰把头发上的毛巾松开，用手摸了摸：“——我的头发还没有干哩！”

“让海风吹吹就干了嘛！去，我们去！”

“好。”大兰想了想，“我们在妈回来之前，一定得赶回来啊！”

海边离她们的家只有短短的一段距离，难走的是那一段石滩。

绕过石滩，后面是一个水平浪静的小湾。

由于石滩难行，每天都很少有人到这地方来，别说是这个时候了。

小莲亮着电筒，走在石滩上，一点困难都没有。绕过石滩，她们到达小湾。

大兰选了一块巨石，在上面坐下。小莲熄了电筒，头顶是一片银光。

“好圆的月亮。”她望望天。

“就在这里垂钓吧。”大兰说。

小莲兴高采烈地装了鱼饵，把鱼丝扔进海里。

“也许今天会钓到一条大鱼！”小莲跟姊姊说，“我们带回去，叫妈蒸给我们吃。”

“嘘——”大兰噤声说：“别老是吱吱喳喳说话，你的声音都把鱼吓跑了。”

小莲伸伸舌头，不再作声。

四周寂静一片，她们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。还有浪潮拍在沙滩上的“沙沙”声。

坐了好一会，鱼丝动都没有动过一下。正感到气馁，大兰陡然侧目细听。

“嘘——有人来了。”大兰说。

小莲聚精会神地一听，风里传来“悉悉悉”的声音。

是有人踩在石滩上的脚步声。

她们站在巨石上，向石滩望去。在银蓝的月光下，三个黑影一直自石滩那边走来。

“你还说夜里没有人钓鱼？”小莲跟姊姊说，“看，我们有同伴了。”

“他们不是来钓鱼的。”大兰仔细视察一会说。

那三个影子更近了，现在她们可以分辨出那三个都是男孩子。他们手上提了食物和器皿，还有手提收音机在传播响亮的音乐，情形很热闹。

“他们是来野餐的！”小莲嚷起来。

那三个男孩子围在一堆了，有人生起火来。

黑夜里，那一堆火熊熊地在跳跃。

“他们在开营火会！”小莲怔怔地告诉姊姊，“还在烧东西吃！”

“别理他们，”大兰说，“我们钓我们的鱼！”

小莲心中有点羡慕那几个男孩子，真希望能够过去参加他们的活动。

“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营火会，你知道吗？”她对姊姊说。

“这又有什么好玩？”大兰毫不感兴趣地。

“嗯——”小莲伸长脖子，鼻尖一动，嗅着，“我好像嗅到香味……是鸡腿……不，不，是猪排……”

“有什么好？把鸡肉牛肉放在炭上烧，烧得又苦又焦，像吃炭一样！”

“姊姊，我们能去参加一份就好了。”小莲吞吞口水，“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好多东西吃，分些我们，滋味多好。”

“馋嘴！”大兰骂。“你那么想吃，明儿叫李伯民拿些肉类来，我在天井里烧给你吃。”

“李伯民！李伯民！”小莲满不是味道地，“你总是李伯民，如果他送肉类来，他一定也要参加一份，挤在天井里跟我们一起烧东西吃，多没意思。”

“小莲！不准你讨厌李伯民！”

“他丑，我讨厌！”

“你啊，一天到晚的是诗啊，画啊，歌曲啊，你一天到晚的做梦！”大兰低声骂：“什么梦船啊……什么情爱啊，白马王子啊……真不现实！”

“我有梦想，理想，不好吗？”小莲回嘴：“这总比你好多了。你太现实，一天到晚想做茶楼老板娘。我看你啊，如果有天真的嫁了过去，整天躲在家里数珠宝，算钞票吧！俗气！”

小莲嘴巴不停，正讲得起劲，蓦地一条黑影在她们后面一窜，窜到她们坐着的石头上来。

“哎啊……”小莲吓了一跳，几乎把手里的鱼丝都抛掉了。

那个黑影也吓了一跳，显然地，他不知道这石块上坐着两个女孩子。

小莲连忙扭开电筒，向那人一照。灯光下，是一张雪白如纸的脸，一双粉红色的眼睛，淡黄的头发——面前的男孩子面无血色，像一个厉鬼。

“啊……你是谁？”小莲立即缩到大兰身边去。

“把我吓了一跳！”那人拍拍胸口，“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这时小莲才看清楚，面前的男孩子穿了一件红色运动衣，他的脸上不知是生了白蚀，还是肤质缺少色素，竟是雪白如纸，头发眉毛全是浅黄，眼睛是呈现粉红的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大兰镇定下来，高声问。

“我来盛些水，回去洗油渍。”他边说边用铁罐盛了海水，抬起头，他看看她们：“噢——你们在钓鱼？”

“是。”小莲答。

大兰迅速在小莲衣角一拉，示意她噤声。

小莲立即会意，她是明白母亲一直关照她们，千万别跟陌生的男人胡乱谈天。

“还钓什么鱼？”他说，“等你们钓到鱼，饿也饿死了。喂，我们那边有吃的，请你们参加，来啊！”

那人边说边走近大兰，一双无色的眼睛，直向大兰盯住瞧。

“我们就在石滩上，我们三个人，什么吃的都有，来啊！”他怂恿。

大兰转开脸去，一直没有理睬他。

小莲看见那男孩的衣饰，一条绑得紧窄的牛仔裤，把他的臀部大腿都包裹了，上身那件红衣，款式十分特别，好像是什么赛车手穿的，袋口还绣着一块黄黄绿绿的标志。

“怎么？”他发现大兰没有反应，有点没趣：“不想赏脸么？”

大兰摇摇头。

“咦？”他咕咕地笑：“你好像是个哑巴？”

“我姊姊才不是哑巴！”小莲一听，冲口就嚷。

“哦，是你姊姊！”他撑撑腰，又望大兰：“不是哑巴，定是聋子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小莲生气地。

“像你姊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，夜里连男朋友都没有一个，寂寞得要陪妹妹钓鱼，多没趣！”他指指石滩，“过去交几个男朋友嘛，一起玩玩！”

大兰不出一言，转开脸去，只当没有听见那人的话。

“唷，好大的架子！”红衣男孩鼻孔“哼”了一声，拾着罐头跳下石去。

那人急步走开，大兰这才生气地回过头来。

“流氓！阿飞！”她愤怒地，“小莲，你别睬这种人，

不然我告诉妈，打死你！”

“那个人真可怕，面上雪白的，像搽了粉！”小莲打了一个寒颤。

小莲说：“头发又黄色，眼睛又红色……我起先还以为跳出一个僵尸来了！”

“这个是‘白羊人’啊！”大兰说，“他们说在白羊生日那天出世的人，生下来就会像白羊一样，红眼睛，全身白色！”

“胡说！我说是白蚀！”

“什么白蚀？”大兰奇怪地。

“我听老师说，天生下来皮肤里缺少色质，就会这个样子的！”小莲解释，“姊姊，你比我大五岁，怎么讲话如此幼稚？什么‘白羊人’也讲得出来。”

“也许不是‘白羊人’，也许是‘白马人’吧！”大兰笑着说，“你不是一直在期待‘白马王子’么？他来找你了！”

“胡说！胡说！胡说！”小莲把双脚乱踏，口里咒：“死李伯民，死李伯民！明天望他的金牙都被人拔掉！头顶的几条头发也落掉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大兰跟小莲说，“我们回去吧。”

“一条鱼都没钓到，回去？”

“妈回来要骂的，我们明天再来。”大兰站起身。

小莲一万个不愿意，却只好把鱼丝卷了起来。

“喂，姊姊，我们去参加他们的野餐会，好不好？”小莲忽然建议。

“不行！不准去！”

“吃它一个饱，也好啊。”

“不！”大兰面色慎重地：“那几个不知道是什么人，刚才那个家伙，一看他的样子，就是个流氓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我们走吧。”大兰把小莲的肩膊一扯，拖着她走。

小莲一千万个不愿意，也只好跟着姊姊走。当她们一回身，大兰吸进一口气，“哇”地大叫出来。

小莲抬头一望，只见三幢黑影围成一圈，已团团的把她们坐着的那块巨石包围起来了。

小莲一瞥，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穿红衣的“白羊人”。另两个立在黑暗里，看不清楚面貌。

“啊……”大兰惊慌地一凜，实在不知道那三个人是在什么时候偷偷摸摸地伏在她们身后的。

大兰意外一阵，立即镇定，把小莲的手拉起。

“我们回去。”她跟小莲说。

她们正想跳下石块，刚才那穿红衣的“白羊人”向石上一窜，立在她们的面前。

“喂？这么快走？”他把头一歪，伸手要拖大兰。

“你们干吗？”大兰双眼瞪出，用力把那人的手挥开。

“我们三个男孩子，一个女伴都没有。”他嬉皮笑脸地说，“借你们用一用，参加我们的野火会。喂？”

大兰拖住小莲，低声说：“我们走！”

她们正想跳下石块，“白羊人”竟然一手搭在大兰的肩头上。

“我说——不要走，你们听见没有？”他说，“我们三对二，多好！”

“格格”的一阵大笑，黑暗中，另两个男孩在相继嘲笑。

“三对二？”在石下的一个男孩的声音说，“我看这个大的还不错，那个小的，连毛都没长齐呀！”

又是“格格”的一阵怪笑。

“那么三对一，大的不错！”

大兰和小莲登时惊惶起来，这样一对一答，她们知道这三个人一定不是好人。

大兰不作一言，一手把小莲的手抓紧了，匆促地说：“走！我们走！”

小莲赶快跳下巨石。当大兰正想往石下跳时，另两个黑影窜了上来，迅速地把她围住。

“啊！”大兰惊呼。

他们把大兰的手拖住不放，有个人在叫：“我说不要走，就不要走！我们请你吃东西！”

“对！给她吃东西！”另一个嚷。

“给她吃肉肠！”又一个嚷。

“哈哈，塞得她饱饱的。”

这样你一句我一句，三人围住大兰，把她夹在中间。

小莲急得面上发青，尖声直叫：“姊姊，快走！”

大兰已被那三个男孩子抓住，她拚命挣扎，却寸步难移。

“你们放我，放开我！你们想做什么？啊……”大兰狂叫，“——救命……救命啊！”

“拍”地一声，大兰狠狠掴了那穿红衣的“白羊人”一个耳光。

“妈的！”对方粗言烂语起来。“竟敢打我，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，你都不知道我的厉害！”

他骤地揪住大兰的衣服。

“你……你敢……你做什么？”大兰面色大变，转身要走。挣扎下，“嘶”的一响，身上的花布裙子一撕为二。

大兰刚洗完澡，衣裙内什么都没有穿。她低头瞥见自己的胸脯，迅速用手去掩遮。

“唷，好本钱啊！”其中一个人“哗哗”怪叫。

“噢，她里面不戴东西的！”另一个讲得更难听了。

脸色纯白的红衣男孩说得更不像话了：“嘻，大概下身也不穿什么吧？”

小莲吓得双腿发软，立在一边只会急叫：“你们……你们尊重我们一点……你们想怎么……救命啊！”

大兰把身边的一个男孩子猛力一推，拖住小莲的手要跑，那三个男孩一打眼色，一齐扑上来拖住大兰。

“小莲！快跑，快跑啊……”大兰被三个男人拥在一堆，边挣扎边嘶叫，“小莲，叫人来！快叫人来！”

小莲已慌得面色发呆，再也不敢停留，转身飞奔。

三个男孩子“吱啊”怪叫，谁也没有去理会小莲，几条手臂尽拥着大兰。

小莲一口气跑到石滩上，回头听见远远姊姊的尖叫声，她的双腿发软，跌在地上。

她从未这样惊慌过，这一刻，她知道最不敢想像的惊怖噩运在她姊姊身上降临了。

她爬了两爬，突然全身软弱得挣扎不起，远远的，又是姊姊的叫声：

“……你们不要，千万不要，不可以……我求求你们……啊——”

一阵厉风，凄烈而又惊悚。月光下，巨石上一团黑影在蠕动。

小莲倏地站起，她噙着气，向小路飞奔。

“救命……你们……救命……救我姊姊……你们有谁……救我姊姊……”

她边喊边跑，小路上只有一片银蓝的月色，路前路后一个人影都没有。

“天啊……救命啊……”

她失神落魄地跑回家去，向窗口一望，屋子内仍然是漆黑一片，妈还是没有回来。

“妈！妈！”她狂叫两声。

靠在门边，她不断地发抖。心中越想越怕。姊姊在海边怎么了？那三个凶神恶煞的男孩子，把姊姊怎么了……

她害怕回到海边去，害怕那面无血色的红衣青年，怕他们会用同样手段对付她。

她闭上眼，用手掩脸。姊姊的剧叫声又仿佛在她耳边泛起：

“救命！你们不要……千万不要……救命！”

骤然，她吸进一口气，拚命又向海边奔回去。

奔过石滩，她见到那几个男孩子刚才在石滩上所生的那堆火已熄了。

一切食物，一切野餐的器皿已失去无踪。

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海浪拍岸的声音，单调而又规则地……

“姊姊……”她心房收缩，哽咽地、颤抖地向前方，
“姊姊……姊姊……”

四周没有回音。海浪声拍岸，沙沙沙，“沙沙沙”，
“沙沙”地作响。

刚才是一场噩梦？一切仿佛是不可能真实的……

“姊姊！”小莲狂叫。

巨石后面一个黑影像鬼一般地移动过来。在月光下，这个影子麻木，痴呆地一点点向石滩边移动。

“姊姊！”小莲发狂地直奔过去。

奔到面前，小莲拖住脚步，目瞪口呆。

大兰的衣服破裂，头发蓬乱，面上红一块青一块，好像被捶击过。

小莲发现大兰双目呆滞，怔怔地望着前面发痴，她害怕得倒吸进一口气。

“姊姊……大兰！”

她扑上去，哭泣着用手拖住姊姊的身体。

“你怎么了？你说……他们把你怎么了？”小莲边哭边颤声问。

大兰冷漠的眼睛转移到小莲脸上，蓦地，她唇片一牵，伸手狠狠的掴了小莲一个耳光。

“你到哪里？喂？我叫你去呼救，你躲到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”大兰咬牙切齿地嚷。

“啊……”小莲从未被人这样痛掴过，捧住脸，呜咽起来。

“人呢？叫你去叫人……人呢……？啊？”她狂叫。

小莲坐在石滩上，开始大哭起来了。

大兰充满怨毒地瞪小莲一眼，面肉牵动，骤地掩脸，哭